## 查爾斯三世家事

琴台客聚 潘國森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以後，主流社會長時間沒有再理會英國的政經發展。2013年前後，反對派與境外勢力勾連，合謀奪權以破壞「一國兩制」，然後社會湧現美化英國人強佔香港百多年間「功績」的狂潮。暴力破壞並未讓「顏色革命」成功，然後擔心要面對法律制裁的疑似暴徒亡命天涯。一大票不知英國歷史文化的法盲，有些甚至不通英語，魯莽流亡彼邦。他們的窘態給奉公守法良民，提供大量叫人開闊眼界、可笑又可憐的趣聞逸事，成為大眾茶餘飯後的助談之資。

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Elizabeth II, 1926年-2022年）的戲唱完了，不肖子查爾斯三世（King Charles III, 1948年-）繼位，傳聞「查三」不願意當上「查爾斯王」，這種事亦有先例。「伊二」的爸本名阿爾拔（Albert），因其兄愛德華八世（Edward VIII, 1894年-1972年）號稱「不愛江山愛美人」，退位而降級為溫莎公爵，「伊二」的爸就成為喬治六世（George VI, 1895年-1952年）。遜王「愛八」退位原因可不是僅僅娶了個再醮美國女人那麼簡單，有證據顯示此君與納粹德國眉來眼去。如果1936年英人沒有迫「愛八」退位，後來的國際大局不知會如何走向了。

現時有流亡英國的前港人以為自己已算是英國人，卻不知一天未得英國公民權，一天仍是「妾身未明」。諒來他們都不知英國王家事，在此借機給他們隔海補上一課。

按歐洲諸國風俗，歷代君主以名字排而不管系出哪家王室。「喬六」之前，有過5位喬治王；「查三」之前，則有二王都叫查爾斯。「伊二」以前，還有「伊一」（Elizabeth I, 1533年-1603年）。不過「伊一」在生之時，談不上什麼一世、二世，要到出了「伊二」，才被追認為「伊一」。「伊一」屬都鐸王朝（House of Tudor），「伊二」則屬溫莎王朝（House of Windsor）。

「查三」如有改名意圖，主因該是「查一」（Charles I, 1600年-1649年）的下場很不妙！他是英國史上唯一被砍頭的君主。兩個兒子先後為王，是為查爾斯二世（Charles II, 1630年-1685年）和詹姆斯二世（James II, 1633年-1701年），屬斯圖亞特王朝（House of Stuart）。

「查二」王后所出全部夭折，其他情婦生的則屬「私生子女」（illegitimate child）而不得繼位；「私生」的本意為「非法」，因為歐洲諸國多信奉基督教而名義上行一夫一妻制，不似中國庶子都有繼承權。「伊二」、「查三」母子都是「詹二」的後人。

中國宗法制度重男輕女，只追溯父系祖先而不理母系。歐洲人之「追遠」則是兩系都要追究。「查三」的前妻戴安娜、現妻卡后，和弟婦莎拉（也是「前」了，因為已跟安德魯王子離婚）等3位「伊二」的「家嫂」，赫然都是「查二」的後人！僅提供給香港竄英冒認大英子民的疑似通緝犯參考參考。

## 阿Sir，你好！

人生憑闖處 童心

早就聽說位於半山甘道上的警隊博物館進行了重建活化。有哪些新的展品面世？又是如何讓警隊的文化更加「活靈活現」地進入視野、走到市民的心中？帶着這些疑問，周末，我和培僑中學、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漢華中學的同學們去一探究竟。

「哇，這麼多大屏幕！」一踏入展廳，小聰同學便驚訝地叫出來。之前講述香港警隊發展歷程的圖文畫框，被幾塊巨大的LED屏代替。每一段歷程，都用視頻和歷史原音予以展現。參觀者可以用遙控按鈕點擊每一塊大屏幕中的小視頻，選擇某一個小專題進行詳細了解。「我之前來過，看那麼多文字很累，那些展品，也過於安靜，以至於時間稍微久一些，就會感到乏味。現在真的生動多了。」對警車着迷的小文，一邊在VR前體驗開警車的「威風凜凜」，一邊說出自己的感受。

「呀，原來警察是這樣工作的。」在專題展覽廳，有一個區域專門介紹警隊的日常工作。一個戴着蝴蝶結的小女孩，與虛擬的警員對話。「阿Sir，你好呀。」小女孩清脆的童音，讓周圍的市民忍俊不禁。「有咩可以幫到你？」虛擬警員發出了渾厚的男中音。「可以和你影張相嗎？」「好！」這一問一答間，小女孩天真無邪的笑容讓展廳明亮無比。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培僑中學學生在警隊博物館開展互動遊戲。作者供圖

活化後的警隊博物館把戶內戶外展區連接起來，增加了樓梯繪畫和街頭壁畫等時尚元素，並增設了一些可供拍照的「打卡」位。學生們開心極了。三合會展覽廳，還原了以往三合會入會時使用的祭壇，讓人一窺導人迷信和營造恐懼的儀式。「害人不淺！」小林同學的總結字字有力。而嚴重案件展廳精選了香港歷年發生的「當代奇案」，以短片讓大家重溫一幕幕震懾人心的場面，了解刑偵人員如何鍥而不捨地偵破各宗奇案。同學們紛紛伸出大拇指為香港警察點讚。臨行前，我們在警隊博物館門前合影，大家齊喊：「阿Sir，你好！」表達內心的敬意。

## 文藝寫作 比賽獲益

心窗常開 潘金英

筆者近年的多項工作，是為文化機構寫故事、講故事、作文、歷史廣播劇比賽等擔任評判。近月我為語常會「樂寫中華文化生活寫作坊」擔任駐校作家導師，另為菁英寫作、教育城「網上創作比賽」擔任評判，揀選優異作品寫評語。過往十多年來長期的推動讀、寫之活動及比賽，成為我記憶中的吉光片羽，流金歲月。

3年以來，其間因應新冠疫情影響，寫作坊、比賽、頒獎等常有變數，不少工作都改為線上進行。各樣的寫作坊有的改為在線上進行Zoom講課，有的比賽改為線上創作，變成以電子平台投稿進行比賽，由學生上網投稿競逐獎項，包括廣播劇寫作及演繹等，文化活動的性質有所變化。

近年比賽，我先收取電子評分表，然後在線上進行審稿，再在線上舉行評審會議，進行分享發言，或透過會議軟件觀看學生廣播劇劇本及演繹等；各樣比賽存在着未知之數，包括沒有或取消頒獎禮，不再印發得獎作品集……

回憶過去多年以來，筆者看着青少年參與寫作活動，能用文字表達自己的所思、所感，很覺欣慰！且說教育城寫作比賽頒獎禮，我難忘每年各間中、小學的師生們，獲邀到頒獎禮一同分享創作心得，全場雀躍。學生父母、師友蒞臨頒獎禮現場，互動切磋，彼此交流，認識舊雨新知，有往日落榜的進步獲獎，也有曾是只得優異獎的，摘了桂冠，俱滿心歡喜。

少年善用文字寫出自我的喜悅、哀愁、沮喪的時刻，該會有很大的滿足感和自療力，值得鼓勵。我知道籌辦一場作文比賽，及要出版「學生比賽得獎文集」非容易，看着導師點撥同學寫作技巧，花心力整理同學佳作，審稿、校對、花心神設計配圖，為把同學成果湊合結集，印此學生比賽得獎文集，不只是在電腦屏幕展示了，而是可捧在手心之實體書，書香亮麗，導師我心中另有感受。

「獨學而無友，孤陋而寡聞」。比賽、得獎、頒獎、見心儀之作家評判，肯定、交流、切磋；甚或佳作印成文集，文學創作活動、比賽，着重學生的參與過程，競逐令學生產生上進心，能令學生有所得益，有助少年快樂、進步成長。學生若能在頒獎禮當中接獲獎項，得到他人認同和肯定自己的努力和創作，從而得知如何精益求精，對其身心發展有良好影響，能啟迪青少年創意及心靈，寓意深遠，值得支持舉辦。

◆於校內頒獎。 作者供圖

## 手機教養孩子

翠袖乾坤 余似心

相信讀者都和我一樣見過一個現象：年輕父母在餐廳、港鐵等公眾場所，把手機給幼兒甚至嬰兒玩，自顧聊天或自己一頭栽在另一部手機裏。這種以手機「教養」的「摩登」育兒，實在令人不安，但旁人難以置喙，受害的是小朋友了。

我曾和朋友家聚餐，席間年輕的媳婦把手機遞給了她2歲的兒子玩，我當時十分震驚，問原因，她回答：「沒什麼可以令他安靜的，只有我的手機，讓他玩，我才可以吃頓安樂飯！」其他人紛表反對，「對正在發育的眼睛會造成很大損害」、「會上癮的啊」……在這情況下，那年輕媽媽遂取走兒子手上的手機，可以想像，正沉醉動畫的幼兒突然被中止當然是嚎啕大哭，多雙眼睛就看着這家庭如何去解決問題，最後爺爺帶孫子看魚缸去，轉移了他的注意力，也讓媳婦好好進餐。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眼科團隊自2015年開展「香港兒童眼科計劃」，至今為萬多名4至9歲兒童檢查近視問題，發現香港小朋友愈來愈早戴眼鏡，6歲兒童近視比率達11.4%，冠絕其他歐洲及亞洲地區或國家。升讀小一更是幼童成為「四眼一族」的高峰期，近視比率由6歲的11.4%，大增至9歲的44.5%。

一家私人公司最近公布的數據顯示：香港患上近視的人口位居全球最高比率達88%；而當中兒童為最高風險的患者，約61.5%早於12歲前已受近視影響。疫情增加在家學習和長時間使用電子產品，減少戶外活動，令近視情況進一步惡化。

我們一代在帶幼兒外出時，多會帶玩具和圖書同行，以解決孩子途中叫悶。在歐美很多餐廳都會為兒童安排顏色筆和可繪畫的餐桌紙，孩子樂得創作，大人也可以安心進餐。離開時小顧客都擁有一幅傑作。在香港就罕見有此安排，這就要父母費心思了。

視力影響子女一生，別貪個人一時之便，貽害孩子。多讓孩子看大自然，看遠山，看海，看書，繪畫，健康成長。

## 彩虹染過的青春

百家廊 若荷

周末的一個上午，又是獨自一個人在家，正是無聊看劇的時候。新居安裝的網絡電視，想看什麼都可以用語音操控，方便快捷。先是看《老農民》，再看雜七雜八，實在是沒得看了，突然想起《我們的80年代》，於是翻看以前的播放歷史。前年秋天看過前半部分。不一會兒便從收藏夾中找回，可惜都已變成了「花絮」。

花絮也看，一段一段地拼接，也能串出項鏈般的情節。劇中講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一個工廠裏發生的故事，幾個家庭背景迥異、人生閱歷相差懸殊的年輕人走到一起，並像生命旺盛的小動物一樣開始了工作和生活的各種「較量」，每當看到這裏，我便暗暗替他們摩拳擦掌。一杯清茶端在手上，眼睛對着屏幕，往事在腦海裏悠悠迴旋。

這是多麼熟悉的場面啊，十分遙遠卻又彷彿就在昨天，揮一揮手，那成百上千的工人又會回到一個個崗位，相聚在車間。偌大的廠房，一排排機車，一道道工序，一個個操作步驟正嚴陣以待。要麼是哐當哐當的機車搖轉，要麼是一群懷着夢想的年輕人的身影。他們思想單純，外形活潑，身體結實，站起來像一株挺拔的白楊樹，坐下去就是一束含苞的花穗，行走起來是一道燦爛的光，沒有一個人看上去精神頹廢。

他們住集體大院，兩點一線的工作與休息，女車間主任和職工們打成一片。談戀愛的青年男女喜歡在馬路邊蹓躂，一個在左邊，一個在右邊，兩人間隔的距離與馬路同寬。那個走路喜歡低頭的男孩，永遠都是一副不慌不忙的樣子。他說喜歡讀書、寫作，愛讀一些朦朧詩之類。每當聽他說「寫作」兩字，我就悄然抱緊懷裏剛借來的那些書。那時我也在偷偷寫作，並且已在雜誌上發表，只是不想讓人知道。

那是一首經過反覆修改之後發表的詩歌，是讚美所有紡織工人的青春的樂章。那時候我對紡織工作很好奇，一心想當一名紡織工。上世紀八十年代，我高中畢業後，如願到一個棉紡織廠做了一名擋車工，理想得以實現，一腔熱情，勃勃雄心，就像注入了生命的能量。

和我同時進廠的有40多個人，大都是第一次離開家鄉，正是人生的花季雨季，每天除了上班，就是練習操作技術。每到「五一」勞動節期間，單位都要組織舉辦一次技術比武活動，將節日搞得有聲有色。由於學習刻苦，訓練有素，我在每次的技術比武中都能獲得好成績。那時的獎品不過是一些日記本、一隻臉盆、一個茶缸，沒有金錢的誘惑，卻能把全廠2,000多人發動起來，為爭奪第一名而躍躍欲試。年輕的心是愉快的，白天參加技術比賽，到了晚上就在職工娛樂廣場唱歌、拉手風琴、吹口琴，飯盒、臉盆則被人們用來當作打擊樂器，大家載歌載舞，慷慨高歌，一直到深夜，晚風從遠處吹來，把我們的歡笑帶向遠方。

在紡織工廠，有種精神叫團結協作，責任分明。最熟悉的語言是「交接班以交清為主，要為接班者創造良好的條件」；最熟悉的工作是必須做到「一講、五清、一處理」。男職工們一身藍色工裝，女職工們身着紡織女工特製的潔白的圍裙和工作帽，格外亮眼精神。她們的工種有的叫擋車，有的叫穿緯，有的叫幫結，有的叫質檢；她們面對旋轉的機器千百次地低頭彎腰，指尖在一根根細如銀絲的紗線間跳躍，人們把五顏六色的紗線、布匹稱作色彩絢爛的彩虹。

和我一個宿舍住着的同事都比我年齡大，她們談戀愛的時候我都會退避三舍，寒冬臘月一個人在雪地裏徘徊，等待她們的男朋友們從宿舍裏離開，我好趕緊進屋鑽進屬於自己的被窩。記得從城裏的書攤上隨手拈來兩本書，一本是寫心理學的，一本是說手相的。和我並排住着的一位姐姐急於翻閱這本書，想看看自己的手相，問卜剛剛確定的戀愛是否能夠成功。那個男的與她聯繫密切，幾乎每天都來看她，如果雙方情深意篤，自然不會發生節外生枝，我堅定地告訴她，這個戀愛會步入婚姻，並且白首偕老，讓她放心。

多年以後我依然記得那個午後，看着她開心的樣子，她說那個男孩非常愛她。她們之後也確實步入了婚姻，可惜20多年後她患了癌症，不久就去世了，那個男人迅速又找了一個離異的女人，並且揚言一直以來暗戀着這個女人。我知道後十分不解，內心替她悲涼不已。她的婚姻在20幾年後戛然而止，她的愛情到底也沒有走到白首，那個男人在她屍骨未寒就慌忙另覓「佳人」，用實際行動見證了人生某些無法揭穿的謊言。

歲月流逝，眨眼幾十年過去了，我在青春閃過之後走向了另一個崗位，當我坐在燈下寫這些文字的時候，我的耳邊就會響起當年銀鈴般的笑聲，這些自信滿滿的笑聲讓我在填寫人生履歷的時候增添了許多精彩與厚重。青春是寶貴的，之所以寶貴是因為它處於人生的黃金時代，它有着熱血、激情、理想和信念，擁有無窮的創造力，能夠煥發出奮發向上的精神和勇氣。

有人說，愛上一座城，是因為城中住着某個喜愛的人，其實不然，愛上一座城，無疑是因為那個城裏有一道青春流過的風景，哪怕是失望或者傷感。曾經的那些美好，如今已成過眼雲煙，物是人非，怎不令人感慨萬千？遙想當年，我們的父母、長輩，他們不也是為了自己的理想，為了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而不斷努力過拚搏過嗎？他們的青春，也是如此的輝煌絢爛。

一個人靜靜地坐在窗前，對着窗外的景色，一種久違的感覺湧上心頭。金黃色的綠茶擺放在身邊，散發着回味無窮的茶香。一杯清茶、一本書、一首老歌，對我來說已經足矣，然而卻常常，飄散的餘香，攜着我的思緒飛向遠方。

## 胖子的世界

網人網事 狸美美

12年後這個世界會變成什麼樣？

當然有各種可能和面向，但其中已被科學家研究出的一種大概會出現的樣貌——一個胖子的世界。

5月11日是世界防治肥胖日，於是這一天，小狸從各種媒體上知道了一組驚人又焦慮的數據：世界肥胖聯合會（World Obesity Federation）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如果各國再放任各自的肥胖問題而沒有進一步干預的話，那麼到2035年時，全球的超重（Overweight）和肥胖（Obesity）人口將正式過半達到51%。胖子將成為人類世界的最大股東。

如果只是當大股東，那倒也無所謂，但問題在於，肥胖是具有相當破壞力的。醫學上早已證明，肥胖是許多疾病的元兇，包括佔全球主要死亡原因的心腦血管疾病等。

而報告還測算出，2035年時，因過重或肥胖而帶來的經濟損失每年將達到驚人的4.32萬億美元，相當於全球GDP的3%。3%是什麼概念？在新冠疫情最嚴重的2020年，疫情對全球經濟的衝擊也差不多就是這樣。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宣布新冠不再是全球突發緊急情況，但事實證明，要操心的事比想像中要多得多。

然而，以上這些還並不算最焦慮的。真正最讓人擔憂的，是當中的變化速度和趨勢：

比如，雖然2035年時全球過重人口將達40億，四分之一人有肥胖問題，但今時今日，這個比例僅為七分之一。

比如，兒童肥胖率增長更驚人。報告稱，2035年時，達到肥胖標準的兒童數量要比2020年時增加一倍以上，約4億人，增速高於成年人，其中女孩肥胖者的增長更會高達125%。

比如，雖然目前看來，發達和高收入國家的胖子更多一些，但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國家的肥胖水平更高速攀升，而經濟的疲弱則會導致他們無力應對因肥胖帶來的社會問題。

再比如，「肥魔」如新冠一樣無死角地波及了全球，180多個國家及地區幾乎無一逃脫。在過去整整十年間，沒有一份數據能顯示哪個國家及地區的肥胖率下降了。

具體到國人，雖然我們以先天優勢——不嗜甜及愛養生的飲食生活習慣，讓中國在肥胖這件事上身居全球優等生行列：男性肥胖率全球排第145位，女性更排倒數第10位。

但是，縱向一比較，我們自己仍然是扎扎實實地一年胖過一年。舉個例子，1989年時，全國男性超重率僅為4.6%，而2015年時，這個比率已經猛增至36.4%。而香港，這個北方人印象中滿街都是瘦子的地方，最新數據顯示，超重比例竟然也達到了25%。

形勢異常嚴峻，大家極需努力。而最後重點來了，作為減肥達人小狸，認真地提醒各位在減肥時一定要格外注重「糖」——愈來愈多的研究正在證明，與背了幾十年黑鍋的高油高脂相比，高糖才是肥胖真正的元兇。

祝大家身材管理順利，從「輕」出發，享受自律帶來的自由。

## 羞於言情

信而有征 劉征

我曾對人講過一個故事，是我一次在馬賽乘車的經歷。那是一部公交車，叫83路，沿途會經過馬賽的很多景點，然後到老港，再一直延伸到海岸線。就好像蔚藍海岸邊的那些環山公路，在很長的山道上開車，一邊是湛藍的地中海。只不過，83路車有一段甚至更好，它的兩邊都是大海。而且，不知道為什麼，它給人一種大都市的氣象。

其實似乎每一個城市都有這樣的路線。杭州也有一條27路公交車，一路環山而行，隱入密林，最後開到了一個村子——龍井村。西湖龍井在外地人那裏早就聞名遐邇了，可很少有人知道，其實還有這麼個村子隱藏在西湖再往裏的大山當中。那裏專種茶葉，最好的西湖龍井茶就在這龍井村的獅峰山上。

我很喜歡莫名地跳上這種公交車，因為它一開始就注定是通往美好的。然後馬賽這一次，還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在還沒有駛入海岸線的那段高低起伏的市區石板街心，車停下來了。我看到車站上站着個人。以我現在殘存的記憶，早就記不清她的樣貌了。不過我們四目相對了許久。一般人在面對陌生人的時候，通常都會迴避她的眼神。倘若不，就只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像那個關於東北人性格火爆的笑話，說東北人能因為兩句話就跟人動起手來。這兩句話是：「你瞅啥，瞅你咋地。」不過這種衝突或許也不是沒道理。因為長久的對視本身就具有某種挑釁的意味。如果對視不是基於仇恨，那顯然是第二種，就是兩個人相互愛慕，在如此情況下，我們可以坦然地看着對方。而像阿布拉莫維奇的行為藝術《對視》那樣，在短短的幾天裏，她就坐在一張桌子盡頭，與來藝術館的1,500人對視，人是不能對視很久的。不然，我們要麼心虛，要麼淚流滿面。

這天，我就聊起了我的這次對視。在我講述這段公交車上的人和站台上的人對視的故事時，我說我們可能喜歡上對方了。但我沒停下來，我接着援引了另一個故事。那是三毛的一部講述兩德期間她與一個德國邊防軍官的一見鍾情。說的是有天她要到東柏林辦點事，早上她入關的時候就遇到這位軍官。兩人都對對方有好感。三毛以為這故事就這樣完了。可沒想到晚上對方竟在另一個出口的地方等她。兩個人就那樣一直站到黑夜。直到不得不走的時候，才分開。

我其實沒有必要去說一件同樣的事來表達我的這段故事。尤其是在我講述自己一段悸動的感情時，我應當自信它是感性而美的。但我卻像是出於本能似地急於解釋它不那麼獨一無二。直覺地害怕聽眾認為我濫情。於是，我去援引了一個相同的故事。這種表達不像是要通過重複同樣的東西去強調，似乎是為了印證它的普通。「你瞧，連三毛這個眾所周知的作家都遇到過同樣的事！我的這個經歷又算得了什麼呢？」

我經常旁徵博引，並一直以此沾沾自喜，但當這種方式遇到情感這個話題時，它竟成了一種違背感情或者迴避感情的理性本身。因為說到底，運用同質性的內容說出相似的話本身就是一種修辭。而修辭即便是無意識地在被運用，也是冷靜和富於邏輯的。就好像一段感情在被證明了一般化之後就不那麼矯情了。忽然領悟到這一點讓我極度悲傷，我竟不知不覺成了我所一直反對的那種都市邏輯的代言人。讓感性成為非感性。